

《论语》心性思想价值探究

王庆祥

青海师范大学 青海西宁 810000

摘要:孔子的心性思想虽然没有达成一种系统的体系,但在其所阐发仁的思想中所出现的萌芽,确是儒家心性哲学的开端。孔子的心性思想在对巫史文化和周文化等“大传统”进行继承发展的基础上,凸显出善性原则、情感性原则和实践性原则。对孔子心性思想进行现代性意义的思考,有助于我们把握先贤思想精髓,关照当下现实生命。

关键词:巫史文化;天命;仁;心性

一、孔子心性思想的逻辑开展

1. 巫史文化的传统

儒家的“心性论”思想是儒家思想的支柱性内容,由孔子发端,形成于孟子,盛大于宋明理学时期,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内容。《论语》中记载孔子关于“性”的话语有两处,一是“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二是“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论语·公冶长》)。为什么子贡说不可得而闻呢?朱熹对此注释“夫子罕言之,而学者有不得闻者”^①。子贡说夫子罕言之,而并不是不言,《论语》书中诸多语言多涉及到心性。《中庸》所言“天命之谓性”,“命”即是赋予,由天所赋予于人,自然而有的称为性,“性与天道”之间确系是存在关系的,“孔子是传统的转化性的创造者。在孔子之前,有一个悠久的巫史传统。”^②由巫史文化发展所形成的天命观念在经过三代改造之后由孔子继承、发展,形成了朴素的心性思想。这不仅是来源于孔子“吾从周”的思想定位,也是对于上古巫史文化传统的继承。

在文化原初时,人们畏惧自然,也崇尚自然的力量。出于对死亡的恐惧、永生的幻想以及自然界中自身无法理解的一些现象,人们借自然界的存在物构造了一批不受生死束缚并能掌控人间生死的自然神灵并作为部落守护图腾。人们怀着对生死的敬畏去供奉这些神灵,以此形成了巫的形式。在这个文化时期,天命观念没有形成,天还是一种朦胧的、善恶交杂的多属性存在。

“巫”这种形式在复杂、漫长的演化过程中,出现了“巫君合一”的交融。政治上的领袖同时也掌控着巫的话语权,王权和神权相融合,这也使得祖先崇拜更具有神圣性。中国人讲究“侍死如奉生”,祖先生时为人,作为氏族中的领袖存在;死后为神,灵魂上升天界,陪侍“天”、“帝”,祖先死后也依然会在天界保佑着自己的子孙。所以在夏商时的天命观念中,天是一种绝对的

主宰性存在、是祖先的化身,他主宰着人间的祸福赏罚,也是政权受命的依据。哪怕在周伐商时,面对危局,纣王也认为天命依旧在他。及至周朝建立,小邦周克灭大邑商的胜利促使周人重新思考天命,从而加入了“敬”、“德”、“保民”等元素,完成了动态的(即可以转移的)天命理论的建构。与宗教虔诚信仰的敬不同,周人所阐发的“敬”是主动的、自觉的心理状态,而“德”即是君主的治政之德。治政之德与“保民”相联系,使民在周代人事政治中开始凸显,天命观念中也相应地显现了“民”的地位,《尚书·泰誓中》中的“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康诰》中的“明德慎罚”,都显示出了周人的天命价值的存在,凸显了人的主体价值性,使得道德因素得以提升。

2. 孔子对天命的继承

孔子以“吾从周”的思想定位,对三代天命观念的内容及形式加以补充和改正,以人事代替神学,但却又保留了天的主宰性与必然性,将天命的道德意涵落到人的心性上面。“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正是孔子所进行的道德实践的写照。对于过往之传统,孔子是采用一种温情的转换和继承,既不是全盘接受,也不是全盘否定,而是将文化的大传统进行价值转换。在这种转换的映照下,也凸显了孔子的心性思想中存在多种原则。

虽然孔子保留了天的意志属性,但是依然对天的意志性进行自我解释。孔子对天的意志主要解释为对人的行为、道德之好坏进行惩罚以及对命的无可奈何。

二、孔子的心性原则

1. 善性原则

孔子心性中蕴含着一种上承天道的善性,这种善性被孔子进行理性化之后,为其名之曰“仁”,这是人的自觉的精神状态,即是成己的同时也成物的精神状态。《论语》中处处讲“仁”,譬如“我欲仁,斯仁至矣”(《论

语·述而》),“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可见,孔子对于“仁”的定义,其实并不是一种规定性的存在,《论语》中对于“仁”的表述是不相一致的,它因具体的情境和问题的方面所影响,但孔子讲天之善性的“仁”,确系是一个由内而外的求仁过程。以孝悌为本,向外扩充便成为落到具体实处的五伦。“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论语·里仁》),所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这是孔子在阐述为仁之法,从精神的层面将己与成物进行联合,便如程子在《识仁篇》中所言,“仁者浑然与物同体”,既无我与物的分别,也便没有了成己与成物的分野。孔子一直注重“仁”的思想的人文化,不断的要求将“仁”落到世俗社会之中,从世俗的日常生活和人际关系中看待“仁”的存在,从而打通内在的道德与外在的行为的联系,将天之善性进行延续,并作为行为准则。

2. 情感性原则

上文说孔子心性思想是对巫史文化大传统的理性化继承,而巫的特质一方面是巫术礼仪,它如宗教活动时的仪轨,是沟通神明的整套行为;另一方面便是信仰的心理状态,比如祈福、消灾等,或畏惧,或崇敬,巫的活动都带有明确的目标和利益要求,所以孔子的心性思想也包含着情感性的内容。《郭店楚墓竹简》中所言“情生于性”,而这个“性”应当和告子所言“食色,性也”的“性”意义一致,都是在指人的自然之性、生理本性,“情”便是人的生理与心理欲望,有好也有坏。孟子言人性本善,荀子言人性本恶,孔子在人性方面确是“性相近”,无论人之性出于何种阵营,最后都是走向善的方面。“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论语·里仁》)人生于世,求名得利,是每个人都想做到的,但是不可害于“仁”而求利,如果违背道义而取利便落入下乘,故《论语》中所言“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便是如此。所以孔子重修礼乐以辅性情,通过礼乐的规定性,使其外在行为符合礼仪的规定,在行为的被规定过程中,将礼乐中所蕴含的

除了名利欲望之外,还有依于善性产生的情感。“子钓而不网,弋不射宿”,(《论语·述而》)“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论语·里仁》)孔子对于依照善性而发起的情感也进行指导,想要达到“发而皆中节”的程度,使其不滥发、误发。

3. 实践性原则

孔子虽然一直强调心性的内在道德意涵,但重点更是为了“行”,求的一个知行合一。中国哲学的一大特征便是“推天道以明人事”,习总书记也引用《日知录》的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来教导我们不要夸夸其谈。孔子一生都在矢志不渝地维护周礼,希望天下重新安定,诸侯亲民爱民,哪怕处处碰壁,夫子也认为这正是天命予他的责任。孔子很强调道德修养的关键是要躬行实践,做到“先行其言而后从之”(《论语·为政》)。第一,孔子认为说的多不如做的多,“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论语·里仁》),“放言易,故欲讷;力行难,故欲敏。”^③光是在人前夸夸其谈而不做事就会虚假浮夸,相比之下,在那个弃仁义而背礼乐的时代,多做事而少说话或许更好,所以孔子说“刚毅木讷近仁”。“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我未见力不足者。”(《论语·里仁》)第二,孔子对于仁的回答是有多个方面的,只通过大谈心性来达到仁的境界是不可能的。“仁”的塑造,不在坐而论道,而在事事处的行为应对上。樊迟问仁,孔子对曰,“爱人”。颜渊问仁,则是“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在“仁”的实践路径上,不光要符合礼法制度的外在规定,也要使自己的行为符合“义”的内涵。

三、《论语》心性思想的现代意义思考

孔子的心性思想虽然没有达成一种系统的体系,但在其所阐发仁的思想中所出现的萌芽,确是儒家心性哲学的开端,随后孟子继承善性,认为人有四端而主张人性本善,可以通过“尽心—知性—知天”的逻辑路径,达到人与天的合一;荀子认为人的生理欲望不符合礼而主张人性本恶,可以通过“化性起伪”的方式使得性伪相合。对孔子心性思想进行现代性意义的思考,有助于我们把握先贤思想精髓,关照当下现实生命。

第一,社会责任意识的价值塑造。思想从现实中来,又回归到社会现实中去,孔子以“仁”来加强个人的社会责任意识,塑造人的品德境界,从而达成人与社会的联通。“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志士仁人,没有贪生怕死而损害仁的,只有牺牲自己的性命来成全仁的。“士不可不弘毅,任重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这种“仁为己任”实际上是一种崇高的人格追求和境界,是对自己追求目标坚定不移、执着不后的决心和意志。孔子塑造了一种极伟大的精神状态和道德标尺,无论富贵与贫贱,上至天子,下至百姓,都可以在面前通过成仁来完成自我道德的最终架构。

第二,心性发展的主观努力。“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论语·颜渊》)“为仁”是个人的道德追求,道德修养主要依靠个人的努力。一方面,每个人的心性都是由天道所赋予的,都蕴含着“为仁”的种子,所以自觉

的善性不需要外在进行压迫，而是在我自身，是内在的自觉自愿。“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另一方面，“为仁”的过程也是一个发扬的过程，“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仁爱之人，应该不断地提升自己，让自己具备帮助他人的能力，并且乐于帮助需要帮助的人，但前提是自己有能力达到自立。如果自己都站不稳，又怎么能帮助他人呢？我们自身需要去拥有为之努力奋斗的目标和动力，不断发展自己，才能更好地奉献，才能更好地经世济民。

第三，心之善性的实践理路。孔子仁学思想中所包含的心之善性不是抽象化的道德概念，实际上，这是一个由内而外、由外到内的双向超越的实践过程。所谓由内而外，则是将天道赋予人性的那部分向外扩散的过程。通过诚意、正心，达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目标，这是心之善性的外显过程。人的本性于初时是非常容易受到欲望和情绪的影响，从心而发，心不正则体不正，所以意诚心正之后才能正确的外显。所谓由外而内，则是在修齐治平的过程中，接收反馈，不断地自我完善、自我塑造的过程。心性的状态不是一成不变的，在实践

的过程中，可能接受许多反馈，有善有恶，本心的自我完善就是不断存善去恶，最后“尽心知性知天”，实现本心的超越。这种心之善性的实践理路同样是一种人生修养的方法和境界，“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快乐不在于物质享受，而在于精神情操的追求，我们要拥有这种安贫乐道的人生态度。

参考文献：

- [1]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2.
- [2]李泽厚.由巫到礼 释礼归仁[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
- [3]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4.
- [4]范晓丽.对《论语》心性思想现代价值的思考[J].湖北教育学院学报，2007，4（24）：4.
- [5]朱光磊.由天到仁：孔子心性论的天道渊源与架构特征[J].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2020，6.
- [6]黄诚.儒家“心性论”的系统架构及其思想开展[J].江西社会科学，2009.6.